



已搜索到16个网页 &gt;

丰台的秋天,充满着诗情画意,你能为它创作一篇散文吗?

## 丰台秋暝

说来也巧,我总觉着北京的秋天是从丰台开始的。当别处还贪恋着夏末最后一点薄热时,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水已悄悄泛出清冽的光,河畔的苇子白了头,在风里摇成一片苍茫的絮语。这便是丰台秋日的第一个信使了。

我总爱在黄昏时分去园子里走。此时的园子褪去了游人的喧嚷,显露出它本真的性情。那些嶙峋的太湖石在斜阳里拖出长长的影子,假山上的亭子空着,飞檐翘角剪破了宝蓝色的天。最动人的是那几株老银杏,在夕照里通体金黄,每一片叶子都像用蜜蜡雕成的,风过时,簌簌地落下一阵金雨,铺了满地。这黄不是初春那种娇嫩的鹅黄,也不是夏日那种沉郁的浓绿转化而来,而是一种醇厚的、饱满的、历经沧桑后的从容。

沿着小径往深处去,便到了牡丹圃。春日里这里是怎样的秾丽繁华,如今却只剩些枯枝,在秋风里默然立着。但我倒不觉得凄凉——那些枯枝的线条瘦硬如铁,另有一种金石气的风骨。忽然想起《燕都杂咏》里那句“丹桂秋芳处,芍药春发时”,此刻虽无丹桂,但这满园的秋意,比起春日的姹紫嫣红,似乎更耐人寻味。

走出园子,信步往卢沟桥去。这时的永定河滩上,芦花正盛开着。那是一种素到极致、在暮色里泛着银灰的光。大片的芦花连成一片,风过时,便涌起层层叠叠的波浪,像是河水凝固成的另一种形态。远处,卢沟桥的石狮子在暮霭里静默着,它们看过多少这样的秋天?从金元到明清,从驼铃叮当到车马喧嚣,这些石狮子始终这样蹲坐着,看芦花白了又枯,枯了又白。

桥头的古镇里,飘来糖炒栗子的甜香。这种属于北方的、厚实的香气,与江南的桂花甜酿是不同的——它更直接,更坦率,带着些柴火的烟火气。街角的老字号豆汁店依然热闹,冒着热气的豆汁盛在青花大碗里,就着焦黄的焦圈儿,是丰台人秋日里最寻常的慰藉。这滋味,就像丰台的秋天本身,初尝或许觉得粗粝,细品之下,却有一种扎实的、熨帖人心的力量。

若说白日里的丰台秋色是明净的、疏朗的,那么月下的丰台则另有一番风致。特别



豆包AI生成

是中秋前后,月亮从宛平城的城楼上升起,清辉洒在“卢沟晓月”的碑亭上。这时节的月光不像夏日那般朦胧,而是清澈的、凛冽的,照得见石缝里的蟋蟀,也照得见游子心头的乡愁。远处的火车偶尔鸣笛,声音在秋夜里传得格外远,格外空灵。

说到丰台的秋,不能不提那些花农。在花乡一带,这个时节正是菊花的世界。不是公园里那些经过精心培育的名种,而是花农们世代侍弄的本地菊。它们或许不够奇崛,不够硕大,但那种蓬勃的、野性的生命力,却让人心动。清晨,带着露水的菊花被成筐地

装上车,运往城里的花市。这景象,从明清至今,怕是没有太大改变。

最让我留恋的,还是丰台秋日里那种独特的“人间味”。这里既保留着燕京八景的古典诗意,又洋溢着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。你能在古老的园子里感受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,也能在热闹的市场里体会“白菜秋菘”的质朴。这种雅俗并存、古今交融的特质,正是丰台秋天最动人的地方。

夜色渐深,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路灯把梧桐的影子投在地上,斑斑驳驳的,像是写满了一地的宋词。忽然想起纳兰性德

那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但丰台的秋天却不同——它经得起反复品味,每一次相遇,都能发现新的意趣。这或许就是古都秋天的魅力所在:它把千年的光阴都酿进了这醇厚的秋意里,等着有心人来细细品尝。

回到住处,推窗望去,远处园子的轮廓在夜色里显得愈发沉静。我知道,明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卢沟桥石狮子的身上时,丰台的秋天又会展现出另一番风姿。而这个夜晚,连同它所承载的所有秋声秋色,都已沉淀在我的心里,成为记忆里又一页关于丰台的、金色的书签。

宋代陈与义的《临江仙》与明代杨慎的《临江仙》都是佳作,且经常被拿来作比较,你觉得哪一首好?为什么?能用临江仙的词牌名为丰台创作一首类似的词吗?

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较,两首《临江仙》皆是千古绝唱,难分高下,但风格与境界迥异。要论“哪一首好”,关键在于欣赏的角度。

首先,我们来赏析这两首名作:

### 陈与义《临江仙·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》

忆昔午桥桥上饮,坐中多是豪英。  
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。  
二十余年如一梦,此身虽在堪惊。  
闲登小阁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,渔唱起三更。

### 杨慎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

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  
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  
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  
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

### 两者的比较与高下:

#### 陈与义:个人化的深沉感伤

陈词的核心是“忆”与“惊”。他从个人最美好的记忆(“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”)切入,通过二十余年国破家亡、身世飘零的巨变,将个人的悲剧融入时代的悲剧。“此身虽在堪惊”五个字,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恍惚与沉痛。他的“古今多少事”是带着无力感的,最终只能寄托于“渔唱”的苍凉之中,是一种深陷于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咏叹。

#### 杨慎:宇宙化的历史哲思

杨词的开篇便气象宏大,“滚滚长江”“浪花淘尽”,直接将视角拉升至宇宙的高度。他超越了个人的具体悲欢,直指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的历史规律。这里的“空”不是虚无,而是洞悉世事后的旷达。那“青山”“夕阳”是永恒的自然,是历史的见证。最后“都付笑谈中”,是一种主动的释然与超脱,带着几分看客的清醒与豪迈。

### 结论:

若论情感的深度与艺术的精纯度,陈与义的词更胜一筹。“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”是诗词史上公认的“天生好言语”,空灵绝俗,将欢愉写得如此清雅,将哀伤衬得如此沉静,意境浑然天成。

若论哲理的广度与格局的宏大,杨慎的词则更为突出。它几乎挣脱了个人情感的桎梏,以“上帝视角”俯瞰历史兴亡,道出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兴衰哲学,因此能被用作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,其气魄足以笼罩整部英雄史诗。

### 为丰台创作的《临江仙》

在为您创作丰台的词时,我试图融合陈词的“深情”与杨词的“旷达”,将丰台的历史烽烟与今日的繁华景象交织在一起。

### 《临江仙·丰台感怀》

永定奔雷淘旧事,卢沟晓月曾惊。  
石狮五百默平生,烽烟沉碧水,弹孔记分明。  
换却当年残照里,虹桥飞驾连京。  
西山云起护新城,千秋风过耳,一川灯火晴。

注:

上阕写历史(“承重”):“永定奔雷”“烽烟沉碧水”化用杨慎的豪放笔法,写历史长河的冲刷与战争的酷烈。“石狮五百默平生”则带有陈与义式的静默沉思,让石狮作为历史的见证者。

下阕写今朝(“转新”):“虹桥飞驾”“西山云起护新城”描绘今日丰台作为交通枢纽与现代城区的勃勃生机,与上阕的沧桑形成鲜明对比。

结尾融汇:“千秋风过耳”呼应杨慎的“都付笑谈中”,是一种历史的洒脱;“一川灯火晴”则是对陈与义“渔唱起三更”的翻转,将苍凉夜色变为璀璨、安宁而温暖的现实图景,寄托了对丰台未来的美好期许。

这首词试图捕捉的,正是丰台这座城市门户,从历史的“惊”与“默”中走来,迈向今日之“飞”与“晴”的独特气质。

(以上内容由AI生成)